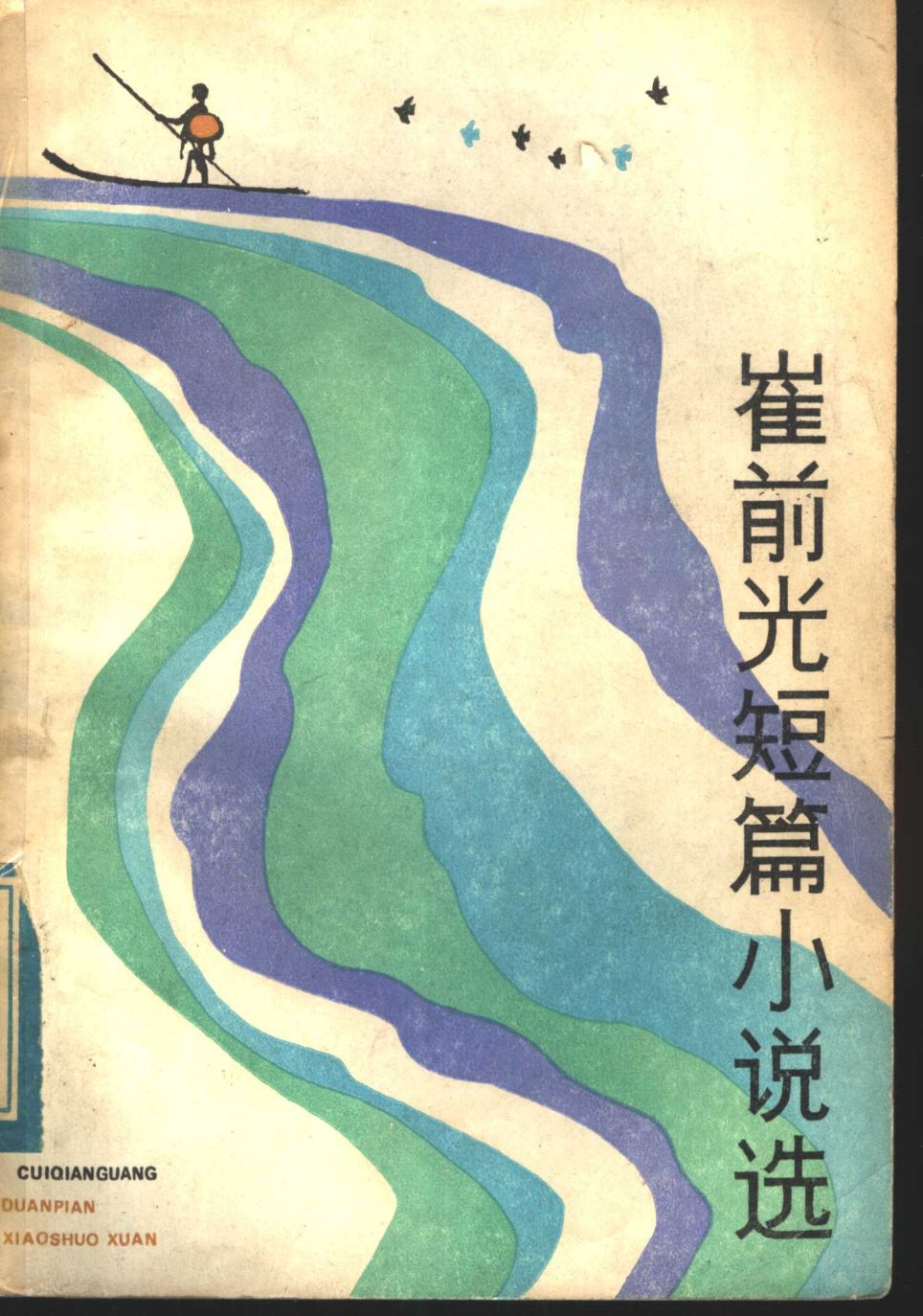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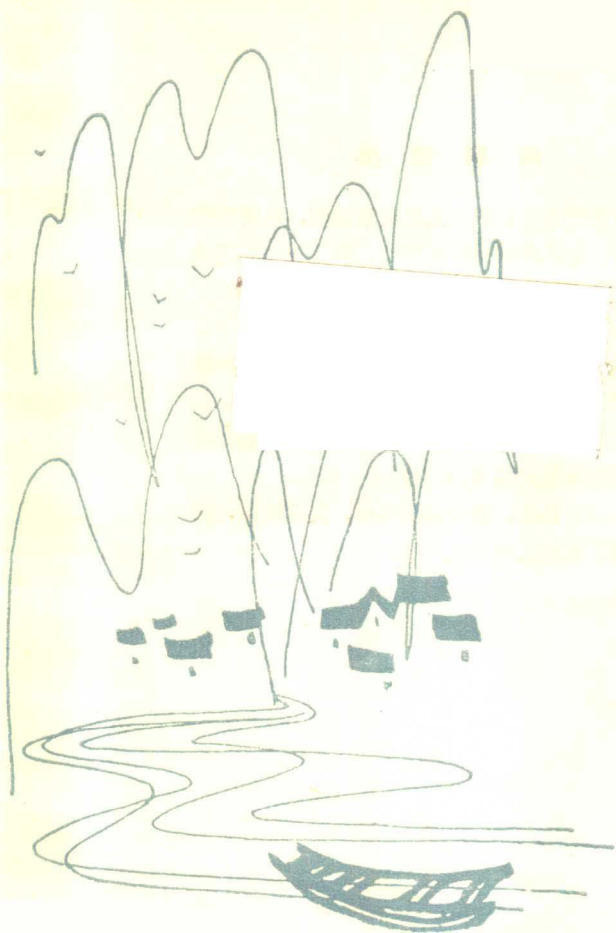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崔前光短篇小说选

CUIQIANGUANG
DUANPIAN
XIAOSHUO XUAN



崔前光短篇小说选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TAC24/02

崔前光短篇小说选

吴山明 金立德 插图

陆震伟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3 字数 118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7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117 定价: 0.61 元



崔前立



目 录

在“阴阳界”上·····	(1)
打鱼的人们·····	(20)
小筏夫·····	(48)
高山茶花·····	(67)
竹·····	(98)
猎户人家·····	(126)
鄞江的儿子·····	(143)
江小龙和克拉克·····	(171)
水苗·····	(192)
不平静的山谷·····	(210)

崔前光和他的作品(代后记)

·····沈虎根(248)



在“阴阳界”^①上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驻在浙东的国民党军队跟日本鬼子和汪精卫的“和平军”^② 勾勾搭搭，又向坚持抗日的新四军三五支队进攻了。敌人把通向根据地的粮道都封锁起来，一心想饿死山里的抗日军民，使山区粮荒十分严重。

“多一颗粮食，就多一分抗日的力量。”这时候，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想着种种办法搞粮食。

一天，我们敌后武工队探听到一个确实的消

① 指敌我势力交接的地方，环境复杂。

② 即伪军。

息：某月某日，驻在某地的“和平军”将有一百多筏大米起运，支援骚扰山区的国民党顽军。这是个绝好的机会，上级决定派人通过一片敌我交接的“阴阳界”，跟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，建议部队偷偷埋伏在河边，半途截粮。

任务重要，时间紧迫，一路上的环境又十分艰险，必须派胆大心细的人去，才担当得了。上级选派了我，让我到溪山区去找区小队长徐仁康同志。

当时，我参加革命不久，斗争经验少，极需要磨练，这样好的机会，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我高兴地接受了。

我化装成从平原区赶集回家的山区农民，穿一身老蓝布衣服，着草鞋，戴竹笠^[1]，把薄薄的信件衬在裤筒末端，再把裤脚筒卷到小腿肚上，临走，又背了一根老毛竹扁担。

我沿着宽阔的樟溪河走，只见一队翘^[qiào]头筏象长蛇阵似的向下游撑去，篙子点在水底的卵石上，当唧唧、当唧唧地响着，声音十分清脆。

筏上三三两两地坐着国民党的便衣队，他们个个身穿黑色丝绸衫裤，戴金丝凉帽，腰束灰色阔丝绸带，背着红须驳^[bó]壳枪，有的懒腰懒骨地坐着，有的双手枕着头，仰面朝天躺着，哼着下流的

小调：

我是大队长，
手捏驳壳枪，
逢人勿买帐，
只看现大洋。

不用说，这些竹筏定是被拉伕到下游“和平军”据点去运粮的。明天上午，他们将载着满筏的白米进山区。时间刻不容缓，我不由得暗暗加紧了脚步。

路上，又碰到好几队从各村“清乡”回据点的国民党顽军和“游吃队”，他们有的抬着猪，有的捉着鸡，有的押着双手反缚的“犯人”。

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夹在一伙山里人当中，不慌不忙地走着，随时留心四周的动静。

这伙山里人，他们刚从几十里外赶集回来，扁担上挂着米袋子、油瓶、鲜咸货什么的。他们看看我的模样儿是附近山村的装束，但又不认识，因此，有几个人一边走，一边偷偷地瞧着我，又在背后轻轻地议论着。

说真话，哪怕我化装得再巧妙，再沉着，也只

能骗骗国民党兵，老百姓眼里是怎么也瞒不过的，何况他们是久经锻炼的根据地农民，敏感性特别强。

在战斗的日子里，根据地农民用自己的生命掩护抗日战士的事迹是很多的。可是，当我发觉他们有些看出我时，心里不免有点紧张。最后，我索性跟他们搭讪[shàn]起来，天南地北地拉些山海经。

他们中间几个晓事的，故意把我夹在当中，前后掩护着我。

一个村里，忽然走出五六个穿草绿色制服的顽军，其中一个抓着一只大公鸡的排长，站在路心，不怀好意地问：

“你们是哪个村的？”

“铜坑村的。”

“岩下村的。”

.....

大家乱七八糟地回答，我混在里面，也胡乱地答了一句。那家伙把手一伸，示意我们停下来。

“个个都有通行证吗？”

“有有有！”大家都往自己口袋里掏。

我也摸出了那张事先准备好的假通行证。他

一个一个地遍身搜抄，看见“储备票”^①，就象苍蝇见了血，统统塞进自己的口袋。有几个农民恳求他归还，他把眼一瞪，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打仗拚命为了啥？还不是为了你们！‘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’这句话难道忘了吗？”那几个农民面面相觑[qù]，只好忍气吞声。

一会儿，查到了我，他用那对三角眼先把我遍身上下打量了一遍，又查看我的通行证。

“大岙[dào]村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我不慌不忙地回答。

“在山外做什么？”

“赶集，卖山货。”

他伸手摸进我的口袋，袋里什么也没有。

“钞票呢？”

“都还给别人了。”

“还给谁？”

“鄞[yín]江桥的一个亲眷[juàn]。”

“他妈的，卖山货的会没有钞票？一定撒谎。喂，同伙的，有没有大岙村的人？给证明一下。”

我想，糟啦，刚才撒谎，这下露马脚了。谁肯担

① 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。

着风险，认我这个假大岙村人呢？

刚才说自己是大大岙村人的那个青年，听见招呼他做证明，有些迟疑起来。

这时，旁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民急了，暗暗地捅了他一下。那青年领悟了，走上一步，说：

“他是我堂兄弟，同是大岙村的。我亲眼见他把卖山货的钞票，还给姑母当草子种钱。”

我心里一阵感激，以为这下子总可以混过去了。可是那家伙还是不相信，又对我遍身搜摸起来。口袋、袖子，袄角、裤裆……统统摸遍了，接着，他又蹲下去想摸裤管。

我一看不对头，早已相中了道路，想横下肩头的扁担，拚了就跑。大概是过分紧张的缘故，不料扁担一移动，碰着了旁边一个农民挂在扁担头上的油瓶，“啪！”油瓶掉下地，碎在那个排长的脚边，吓得他一跳三尺高。这一吓不要紧，他手中的那只大公鸡一个滑脱，咯咯咯咯叫着，张开翅膀飞进路旁池塘边的茭白丛里去了。

那家伙见鸡逃走了，顾不得再搜摸，一跳一跳地追鸡去了。公鸡好象故意跟他为难似的，一忽儿钻进茭白丛，一忽儿钻进芦苇丛，那家伙象狗扑田鸡，身子一扑一扑地追着、扑着。池塘左边是一片

茂密的水草地，上面草叶连着草叶，看不出下面有水。鸡钻进水草丛，那家伙也追了上去。猛然间，他一个青蛙跳水，没头没脑地扎进了水洼子，又一个翻滚，浑身变得象泥鳅。几个顽军见他出了洋相，直笑得前仰后合，哪里还有心思顾我们。乘他们去搀扶顽军排长的机会，我们加快脚步走了。

中午时分，我终于走到了根据地的边界。这一带我是熟悉的，只要穿过前面那个小山镇，翻过一座大山，再涉过一条小溪，就到自己部队活动的地区了。

但是，小山镇是国民党的前哨地区，警戒特别严，我的心也随着紧张起来。我觉得刚才若不是那只公鸡打个诨，恐怕已经弄糟了，这究竟是偶然的事，前面这一关，非多用智谋不可。想着想着，心生一计，当即将原来卷起的裤筒放下，捡起一块石头，把脚上砸破了一块，又从路边抓过一把烂牛屎，在衬着信的裤筒外涂了一大圈，装做跌过交的样子，微微地瘸[qué]着腿，一步一步向镇子走去。

街上站着一道道岗哨，也有不少顽军在闲逛。看到这番情景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让心跳得自然些，就神态自若地朝街对面走去。结果，没有遇到一个来拦住我查问的顽军，就顺利地通过了。出了

村子，在三岔路口有个凉亭，亭子入口处的大石匾[biǎn]上刻着“四明咽喉”四个大字，亭口边新挂着一块木牌子，上写“四明山清乡督导处”，几个顽军在路口站着岗。所有向根据地来往的路人，都得在这里受严格盘查。

凉亭里面有五六个顽军，分成三组在检查行人；另一群顽军，挤在神龛[kān]边的石凳上玩扑克，赌钞票。

我不慌不忙地走进凉亭，从他们玩扑克的石凳边走过去。无意之中，我的眼光跟一个顽军碰上了。这个人背脊微微有些驼，眉毛边有一个铜板大的伤疤。我们互相打了一个照面，都楞了一下，双方都觉得有些面熟，但我一时记不起他是谁。

我竭力地想着，忽然记起来了：“啊！叛徒！”我差点儿叫出来。

原来这个人叫俞洛婴，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，第一顿饭就是和他同桌吃的，驼背，眉毛边的伤疤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当时，同志们都叫他“老俞驼背”。后来，他出卖同志，投靠了敌人，想不到今天会碰上他。

我受到盘问了。“老俞驼背”反背着手，慢慢地踱到我的身边站下来，一面静静地听着我回答，一

面周身上下打量着我，好象要在我身上找出什么东西似的。我看得出他在绞尽脑汁地思索，似乎竭力想认出我。

我知道碰上“黑鬼”了，心里很紧张，下意识地
把竹笠压低一些，想把自己的面孔遮住，不让他辨认出来。

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，我急得脚底发痒，巴不得快些溜了。我想，怎么不查得快一点啊！只要让我走出亭口几十步，天下就是我的了。一个顽军查看我的通行证，颠来倒去地把我问了一阵。接着，另一个满脸有蜂窝一样麻子的顽军拉了我一把，遍身搜摸起来。他摸到我的裤脚筒边，差点儿沾着一手烂牛屎，恶心地作了个鬼脸，“呸！呸！”吐了几口唾沫，讨厌地叫道：

“快走！”

我巴不得他这样说。临走前，我又偷偷地瞧了一下“老俞驼背”，他仍疑神疑鬼地打量着我，一言不发。“大概这叛徒认不出我。”我想着，拿起扁担，三步两步出了亭口。

“喂，等等。”我刚走出亭口五六步，背后忽然有人喊起来。

我知道事情不妙了，便不理他，只顾加快脚步

往前走。又走了五六步，背后又厉声叫道：

“喂，站住！”

我回头一看，“老俞驼背”已经追出了亭口。我镇静地问道：

“作什么？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”

“老俞驼背”奔到我面前，鼓着眼睛问：

“你到底是哪个村的？”

“大岙村，通行证上不是明明写着吗？”

“哼，大岙村？”他狡猾地冷笑一声，“你这口音可不对头，清清楚楚是宁波话。”

“我从小到宁波学生意，东洋人打仗，生意没有了，才回家挑柴。”

“不用说了，还是跟我到队部走一趟吧！”

我知道事情已经到了节骨眼上，个人的吉凶算不得一回事，而党交给我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却是大事。山区万千军民目下正在吃细糠，嚼野菜，束紧裤腰带坚持抗日，粮食对于他们是多么宝贵啊！

可是，这些我都来不及去细想，当时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：“横竖坏了，索性拚一下吧！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反而显得镇静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猛地抡起毛竹扁担，狠狠地对准叛徒的脑壳

斜劈下去……

只听得“老俞驼背”闷声闷气地哼了一下，还没看清他怎样倒下去，我就刷地扭转身，脚下象踩着了风似的，浑身的精力都使了出来，一下子窜进路边的芋麻地里，呼溜溜地向侧面的大山奔去。

亭口的敌人，一时大概被这突然的打击弄呆了，直到我跑出四五十步远，才“叭，叭”地打起枪来。这时，我已变成了一只自由的鸟儿，在坟堆边兜来兜去，随着弹雨飞跑。

跑出一段路，我回头一看，十多个顽军象一群马蜂，紧紧向我追上来，一边追一边打着枪。这一带都是野坟和桑林，他们看不清，打不准，我跟他们象捉迷藏似的兜了一会儿，渐渐接近了山脚，立刻扶藤攀葛，向山上爬去。

枪声象炒豆子似的在背后响着，子弹“嘘——嘘——”地呼啸着，打得树皮和岩石“达溜，达溜”直响。

山坡很陡，又是刚下过雨，黄泥绿苔滑溜溜的，脚踩不稳，踏上去“噗达，噗达”只管跌交，坏蛋们还道是我中了子弹，大声叫道：

“打中喽！打中喽！”

我哪里顾得了跌得有多痛，滑倒了，爬起来，

又滑倒了，再爬起来。……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股力气，半人高的岩石，只一纵身，就上去了。

草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，脚底板被柴根尖划开一个个血口子，血口子里又嵌进了泥土和小石粒，一着地，痛得象绞心剜肉似的。

快近山腰，我渐渐跑不动了，两条腿象拖着两块大石头，一步更比一步重；张着嘴呼呼喘气，满脸涨得象被滚水烫过似的，青筋一道道暴绽得有手指头般粗，汗水泉水似的往外冒。我拚力拔着腿，挣一步是一步，可是跑得比螃蟹爬缸壁还慢。背后的顽军在叫喊：

“共党分子，快投降吧！”

“投降受优待！”

我明白，敌人也追不动了，故而嚷嚷不休，只要自己再坚持一下，就胜利了。于是，我咬紧牙齿，拚力向上爬，心里默念着：“坚持，坚持，坚持到最后。”可就在这时候，我忽听得背后柴草发响，还夹带着重重的喘息声。回头一看，一个高个子、长脚梗的顽军远远跑出同伙之前，已经追到我的身后了。他象山羊一样矫捷，只要再爬一丈多路，就追上我了。我想，不割掉这条尾巴，怎么跑得脱？当我爬上一个一人多高的岩头时，连忙搬起一块